

## 喜，樂

猶記兒時家父就給我機會去學習小提琴，懵懂的年紀我哪明白音樂的定義，也不了解為何學習音樂，只明了是個好玩有趣的活動，但卻在學習沒幾堂課中，因家父調職而離開充滿九年回憶的台北，當然這個音樂學習路程上也暫且告了一段落。但萬萬沒想到它卻成為我對日後音樂基礎的基石。

轉眼，來到了是熟悉既是陌生的地方-台東，這是家父的老鄉但對我來說卻是一點兒時回憶都沒有，記得那時才小學四年級的我，父母就讓我學習了鋼琴，這次的學習是我第二次與音樂的交集。這一學也學了兩年之久，最後卻因升學下而止住了，但不因此而斷了這條交集線，這微不足道的基礎，使我日後在教會擔任司琴手一職。隨著歲月來到了五年級，學校裡開始招生各社團像是管樂隊、合唱隊、舞蹈隊、籃球隊、棒球隊。不知是否是運動神經不靈光，讓我在當下完全對於運動不感興趣，於是在管樂及合唱中躊躇，經由老師的建言下，最後我選擇管樂。從那時揭開了我八年亮麗的管樂幕簾。

八年管樂生涯中，充滿精采、快樂等回憶。有人常問我這八年中我不曾放棄不曾後悔過嗎？當然辛苦是有的，但對我來說後悔是沒有的。從國小兩年、國中三年、高中三年，只要選擇社團我一定不經大腦運轉，手就提起筆來就填了管樂社。與其說是慣性，不仿說是對它的一種甜蜜負擔。我想任何一件事情都它有心苦勞累的那一面，如果石子不經過那鋒刃般的琢磨，哪能成為別人眼中讚嘆的玉石呢！雖然不是別人口裡的本科班，學習路上相較別人費力，但因着心中裡的抱負及感動成為我那學習的動力。從國小、國中、高中階段，接觸到不同的老師及同學，學習的方法也不同，讓我學習得很充實，在技巧上不敢說是專業，但在感情上的細膩，我想，我不比別人差。

國小兩年我吹低音號，國中三年我吹上低音號，高三有兩年豎笛，有一年打擊，換這麼多樂器，不是因為我學習不好，而是我想學習不一樣的東西，學習力好強的我怎麼容許自己被關在狹隘的空間呢！透過不同的樂器，讓我學習到不同的難處，而在這難處中，換來的卻是正麼貨真價實的經驗。

八年的管樂歷程，奠定了不少舞台經驗，從那小學只懂得表現音樂，到高中，表演的不只是那華麗的曲目，更是透露出作者在曲中的意境。在幾次的表演中，隨著歲月的增長，常在表演途中心被感動，隨著旋律的高低起伏，又因著\低音樂器，讓氣氛便能凝重，心跳隨著鼓聲加速，最後由悅耳的高音樂器在曲上點綴極美的休止符。我相信音樂要先感動自己，當自己感動時，才能將那份心裡感動透過樂器穿透人心。當台下聽眾隨著音樂，一起進入到音樂的意境，指揮舞的指

揮棒，帶領大家一步一步的進入佳境，體驗及感動，即使當最後一的驕傲的音符息了之後，那份氛圍仍在會場中，瀰漫著。

那年高一，我們仍成為代表台東競賽的學校，那年音樂比賽地點就位於充滿藝術氣息的嘉義-嘉義表演藝術中心，記得，那是我第一次到嘉義。當我一踏下車時，看見的是這古色古香的建築物，心中真是嘆為觀止，不停的讚嘆，那時就在想，能住在這裡的居民真是有福氣啊！能無時無刻的就能欣賞到專業級的表演團隊，相較遙遠的後山-台東，真是天壤之別。那年的自選曲目，我們選擇日本作家酒井 格的『The Seventh Night of July』這首曲目直到今日深植我心。隨著幽幽旋律在配上淒美的畫面更是沁人心脾，由音群裡的音符帶出曲中的熱戀、悲傷及離別，每一段就像場景一樣，幕幕觸動人心。團員們屏氣凝神的看著指揮，故事也隨著指揮棒展開這淒美的愛情故事，愛情的過程就樣指揮棒一樣，有起伏有張力，沉浸在這愛情裡的我，都被這份不變的愛而感動，最後，眼淚隨著指揮棒的收尾而落下了。音樂總是能讓人意猶未盡，每首音樂都有它背後那厚重的意義，就像文學裡的含意充滿無限的畫面。

在我的家鄉台東，每年春末之際，都會舉辦一場迎夏音樂會，替披著綠意的女神道別，然後一同吟唱夏之戀曲。而這首曲子，是我們的開頭曲，我們以談諧輕鬆的姿態來爆破這一整晚的寧靜。

PAVANE 它是 Bassa Nova 曲風，輕鬆又帶點優雅。老師告訴我們說這是一首很新的一首曲子，很少人發表，用這首歌開場，是最適合不過的。而我最喜歡裡面長號的獨奏，相當的悅耳，尤其是當全場屏氣凝神看著長號演奏家恣意的揮灑樂音，那演奏家就像魔術師般，將觀眾的視覺與聽覺牢牢扣住。

還記得當初在演奏的時候，我的樂器是豎笛，快速音群一直都是高音樂器的專利，但在這首歌曲出現很多半音階，讓這首歌更是充滿 Bassa Nova 的味道，長號那段 solo 滑音的設計，更讓此曲充滿慵懶跟愉悅的步調。在管樂八年的時間，這首歌讓我總是回味無窮，不拘束、不求技巧只講求享受，讓在當下吹奏的我們，那輕鬆鬆恣的感覺，就像站在六月的風中，嗅出一點點夏，卻又聞的到，上一個春所遺留的幸福。

猶記一次英文演講中，題目問到如果有機會你想改變什麼，我告訴大家，如果有機會改變，我想改變我的一生，我想全新的投入音樂，我想要成為一位能透過音符感動人心的作者，就像用文字表達情意的詩人。我常常羨慕別人，為什麼別人可以身在有錢人家，而我卻…有時，夢想跟實際有差距的，但我不怨上帝，我想祂在我人生有更妙的事情要做。透過我的歌聲感動人，也許我不能再次接觸到管樂，但那份熱忱的心一直會存在我心，因為它早已深根了，深深的種植在我心，緣份下我再次來到嘉義，就離嘉義表演藝術中心如此的近，校園又有音樂系，

這些對我來說是充足的資源，縱然我已經不在是台上的表演者了，但我願意成為聽眾去感受那我為預備的音樂饗宴，我會一直堅持下，因為這份情感就像七夕的戀人一樣是堅守的。

詩人透過文字寫出詩意，音樂家用音符舞出感動，而我，要用文字唱出音樂的激昂及呼喚那沉默已久的休止符。